

十六國春秋

一
函十二冊

後趙錄四

春秋卷第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于是使劉徵任潘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

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遐言于勒曰中山王勇悍機略羣臣莫及觀其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以專征歲久威振内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賴諸子竝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彊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爾吾亦當參卿于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者至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

其父子恩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于
鼎祚渝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
爪葛于東宮臣而不竭言于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
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
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王常切齒于吾二人
恐非但國危亦將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
禍也他日光復乘間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
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勒曰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
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爲受
命之主每一思之不覺見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
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

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
美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
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爾
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所向輒克天下皆言其英武亞于
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並據權位
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
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社必生荆
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
虎執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將兵入
宮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讓位
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弘涕泣固

讓虎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預論遂以
晉咸和八年逼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一等
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
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僞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
內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遂爲魏太子加使持節
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
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
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
省禁要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
勒宮人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鎮軍

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堪密謀堪請出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討虎事洩虎炙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尋逼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鎮關中朗鎮洛陽起兵于二鎮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降晉虎畱子遂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城潰獲朗刃而斬之進攻長安以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瓊部眾二萬爲前鋒拒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澠池枕屍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已死懼單馬奔長安郭權復收眾三千與鎮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

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
守虎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
徙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
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率戶二萬迎
降虎拜洪光烈將軍護羌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
傑及氐羌內實京師虎從之徙雍秦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
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
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眾徙居清河之濁頭虎還
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郭
權以生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正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爲鎮

一作征西將軍秦

一作作

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起兵應之弘鎮
西將軍石廣復與權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郭敖及子章武
王斌等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郿次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
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羌氏楊難
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簿
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
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等乘勝追
擊懸車深入爲羌所敗死者十有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
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
冬十月弘自齋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業
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對太后程氏曰

先帝種眞無復遺矣于是尙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
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一作君
萬國便當廢之

何禪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
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顧慙羣后此
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
臺請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
王遂以晉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
于崇訓宮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
疾不賀虎累馳召之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
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
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爾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

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春秋卷第十四

後趙錄五

春秋卷第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荀邪父曰寇覓寇覓有四子虎第四勒父昌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遇之于路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能左右射尤善彈數彈人爲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曰此兒兇暴無度頓一作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勒母曰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汎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一云快牛爲犢子小

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稍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

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于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
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誨責而行意自若然御眾甚
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委以專征
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
性尤酷虐所爲無道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己齊者因獵戲輒
以事害之前後所殺甚衆勒之居襄國劉聰以虎爲魏郡太
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卽大單于趙王位
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
勒僭稱尊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戶虎自
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

弘乃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
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岱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
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當
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一作婢兒每一憶此令人氣塞不能
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
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
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聞且
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改元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
爲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闔爲

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遂爲太子虎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灤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又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虎諱言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榮時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王朗討一作擊之

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耽營繕使太子遂省可尙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鶴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癸卯虎率眾南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疋至厯陽厯陽太守袁耽甚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

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厯陽平西將軍趙脩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眾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退向東陽戊午解嚴遂以桓宣爲都督江沔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渡沔寇中廬圍桓宣于襄國輔國左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眾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軍餓疫不克而還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陷沒者八千餘人詔以宣爲都督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

爲征虜將軍戍邾城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湻于安攻琅邪費縣俘獲數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騰貴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鶴雀臺成賜匠各有差九月虎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時自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雨及入鄴宮澍雨周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輶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輶軒冬十月羌